

阿班的诗和远方

□应春柳

阿班是一条狗，却不知自己是洋狗。它出生后，就被主人带到了郊外的别墅。可能是思念母亲，也可能是水土不服之故，刚到时，它对狗粮食之无味，喝水不香，活生生把自己整成白幼瘦。白幼瘦的好处就是在院子的栅栏格子处溜进溜出，自由得像空气一样。出去了就到隔壁狗兄——小七门前去招摇。小七腰肥头大出不来，扒拉着院子里的铁栅栏汪汪直叫。

小七是一只土狗，阿班看小七流一地口水的呜咽，就会摇摆着它杨柳腰在附近一路闲逛，东家撒一泡尿，西家抓个蚱蜢地回了家。

眼看天逐渐冷了，主人给阿班煮了个猪肺，每次掺进狗粮里，它的食欲忽然就爆发起来，这真是个长膘的季节。阿班成了白富美后，只好隔着栅栏和邻居狗兄互相遥望偶吠几声。

每到晨昏时分，主人要牵着阿班去附近的游步道溜达，有时它走到前面，也不知道是阿班牵主人还是主人牵着它。阿班还经常被主人抓去理发，身子整得很有艺术范。主人拉二胡，阿班蹲着听。每次听完，主人就赏一块令它心仪的肉。主人唱歌、画画、写字，它就趴在地上。哪些字画要哪些不要，它能够嗅出味道来。摊在地上的，它会迈着猫步避开，绝对不会贸然踩上去。倘若放桌子底下叠在一起的，它就怡然自得地躺上去打盹，枕着一席书香。主人逢客必夸阿班具有艺

术天赋。阿班摇摇尾巴，以示谦虚。

有快递小哥过来，阿班就狂吠不止，吓得他们扔下包裹就逃。主人的朋友过来，倘若眉目让它感觉比较顺眼的，它就会仰卧在地撒娇，四脚八叉的，歪着头，呼哧呼哧吐着舌，露出几颗白牙。客人走了，阿班还要把他们送出门外。倘若看不顺眼的，它就仰头狂吠，被主人呵斥时才罢休，摇摇尾巴，低头回到狗窝。

那天，隔壁狗兄小七出去在外狂野了一天，直到天快黑才回来。阿班立刻从狗窝串出。它俩隔着两道铁栅栏汪汪叫了几声。

早上，大门半开，阿班的前爪轻轻探出门外，后半身就出去了，一眨眼就不见了踪影。

阿班脚下生风，头顶和尾巴的狗毛都齐刷刷地往后压下去，淌过小溪、跨过水坑、走过小桥，来到公路上，它抖了抖脖子，准备横穿，“嘎——”摩托小哥一个急刹车，阿班的身子往后一缩，瑟瑟发抖，拔腿就跑。

阿班晃悠悠地来到广场，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从它的背上、头上铺天盖地落下来。一个个轮子从它身边碾过，它在无数只脚之间来回穿梭。阿班继续逛，小黑鼻嗅嗅，凑到地上的冰淇淋盒舔了舔，又叼起地上一根烤肉串的棒子，咬了咬。突然，一只高大的狗霸过来，探出棕褐色的大鼻，往阿班的屁股拱了拱。阿班吓得吐掉棒子，

对它不停地尥蹶子。可是，狗霸继续耍流氓，庞然大物从天而降，阿班“汪唔——汪唔——”地叫，夹着尾巴急忙逃走了。

一只流浪猫在垃圾桶里找吃，扒出一块鸡骨头，阿班见状就扑了过去，飞也似地跑了。直到不见了流浪猫，它才歪头啃了起来。可是，吃惯了狗粮的阿班哪里咬得动，哈喇子从它的嘴角断断续续地流下来。

“轰隆隆——”大雨从天而降，阿班浑身发抖，毛发也被雨水打得服服帖帖，还粘满了泥巴，身子缩小了一圈。大雨把阿班一路上撒的尿冲刷得一千二净了。

……

三天之后，阿班趑趄趑趄回到家，灰头土脸的。主人激动得差点哭了，惊喜地喊：“这不是阿班吗？”阿班努力抬头，眼睛往上翻看，露出半个白眼球，尾巴微微摇晃了一下，四腿一软倒地起不来了。主人连问失而复得的阿班这几天去哪里了。阿班呜咽着。

等阿班吃了狗粮、喝了水、洗了澡，又睡了一觉，顿时毛发蓬松，精神抖擞，俨然一副白马王子归来的模样。

第二天，阿班听完音乐，赖在客厅的地上不肯走。无论主人用什么方法轰它，就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它用身体向主人歌唱《离不开你》，直到被拖到外面才缓缓地站起来。

致敬陈亮有怀

□陈加元

丁酉初夏，余偕友人同游太平水库，踏访先生故里。回杭州后，捧读《龙川文集》，感慨万千。遂作古风四章，遥祭前贤。

人中龙、文中虎，名动江南一翘楚。陈子生而目有光，才气超迈夸玉树。书生门弟续前贤，官宦人家久寒素。豪情狭义广交友，刺骨悬梁勤朝暮。下笔数千言立就，十八岁时论韵古。少年才情善用史，以古鉴今英豪辅。天降大任于斯人，艰难困苦成玉汝。大气节、真丈夫。中兴五论天朝诉。激扬文字数千言，指点江山一恸哭。当圣北持无人返，慷慨悲歌来击筑。君王未识忠与奸，庙堂无策皆碌碌。忠言逆耳君不闻，小人当道臣多恶。逾垣而逃为避奸，言涉犯上遭牢狱。三次受刑死还生，一心报国心如烛。义利并举列学说，浙东学派开新局。道在事中莫循规，讲求实用噬空肃。农商相藉不偏离，义利双行如手足。安邦必先安民，富民才能成强国。道德文章心性动，经政军民尽囊括。陈朱论辨若天音，事功之学属唯物。思想自由尤可贵，不畏权威气如簇。忧国忧民论得失，匡时匡世济沉陆。天马行空见神骨，街谭巷歌且为乐。俚语官言莫辜负，老去三赋贺新郎，尧天舜地终已复。烈士从来命多舛，高歌祭公寿鸿鹄。千古英雄今犹在，龙蛇虎豹竞驰逐。

母亲，我该送你点什么

□陈春萍

母亲，我该送你点什么？
首饰盒里的珍珠会褪色，
花店的康乃馨也会枯萎，
新衣裳的口袋里藏着叹息。

母亲，你总摆摆手——
说储物柜已装满子女的礼物，
说庭院的植物正替你年轻，
说看见我们的影子就高兴。

我忽然明白这永恒的难题：
健康是偷不来的月光啊，
当在你额前种下晚安，
夜风便吹散所有药片。

母亲，我正把自己拆开——
左眼是维生素，右眼是降压片，
心跳成血压计，呼吸作艾灸条，
若你轻轻呼唤亲人的名字，
就有一剂流动的春天。

忆父务农又擅扎龙灯

(七律)

□马德银

毕生俯首老黄牛，
犁破冰霜又耙秋。
茧手裁成庄稼绿；
匠心扎就烛龙游。
寡言自有深情在；
多艺何妨旧貌留。
莫道田家无大智，
一蓑烟雨润田畴。

夏天的绿

□应向红

夏天，江南的绿仿佛是泼墨般的，它像打翻的翡翠盒子，向四面八方奔涌而出。无论是乡村，还是城市，目之所及，哪里都是郁郁葱葱……再仔细看，墙头檐口，街角旮旯里，甚至砖缝里，也不乏有它们的身影。阳光下，这亮闪闪的绿，就像一团团绿焰，熠熠生辉，风一吹又似阵阵绿波，此起彼伏，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旺盛向上的生命力。

清晨，绿树亭亭如盖，走在下面，顿感“乔木生夏凉，夏绿满园新”。此时，阳光透过绿叶的缝隙洒落，形成斑驳的光影，如梦似幻，树丛中清脆的鸟鸣伴随着灵动的扑翅声不时入耳来，“绿阴不减来时路，添得黄鹂四五声。”南宋诗人曾几应景的诗句不禁脱口而出。绿荫，鸟鸣，一静一动相映成趣，绿树浓荫营造了一个清凉、宁静、舒适、惬意的空间，让我享受放飞自我的美好心境。

绿色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礼

物，是万物生命的象征，代表活力、希望、力量。当我的目光从眼前的绿幔望向远方，绿色渐渐少了，模糊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影视中那沙漠中饥渴难耐的跋涉者，看见一棵绿树，哪怕是小小的一株草，欣喜若狂的样子。这是陷于绝境时人类对生命的本能渴求，是穿透黑暗的曙光、迸发的信念和力量。此时的绿就是生命的延续，生命的“绿洲”。前些年，我去西部经过横断山脉，亲眼目睹岩壁与裸地上不见半丝绿意，风蚀的褶皱如刀刻斧凿，棱角嶙峋的山体沉默地矗立，寂静无声，毫无生机。大地没有绿，生命和时光仿佛按下暂停键。

如此对比让我战栗。而眼前这场盛大泼天的绿，分明是无数生命用年轮写就的诗行。冬天寻梅，虬结的枝干裹着冰壳，暗香在冷雾中流转。那时，我常揣想，那些看似枯槁的枝条里，是否藏着绿色的密码？直到春分时节，亲眼看见老梅新抽的嫩芽顶破

料峭，方知生命原是要在冰霜里窖藏经年，才能酿出这场鲜活的绿。从新芽探头，到抽枝长叶，再扶持春花从一枝独秀到万紫千红满园春，最后花落叶茂，其间的等待、守候、积累，是生命在不同季节的延续，是自然规律循环往复的永恒存在。

不曾忘记，农民总在秋末往地里囤满肥料。隆冬时节，冻土深处传来根系裂开冰晶的细响。来年开春，那些深埋的种子在晨霜未褪时便悄然拱土，像无数支绿色的火箭，射向解冻的天空。这是生命能量的储蓄仪式。

此刻的浓荫里，蝉鸣正编织着光的经纬。树影斑驳处，去年深秋的落叶已化作春泥。原来，所有惊心动魄的绿，都是时光窖藏的陈酿——那些在黑暗中抱紧根脉的日子，那些在冻土里攥住暖意的坚持，终会在某个盛夏的转角，泼洒成天地间浓烈的诗行。

冬日储藏、春日萌芽的积累成就夏日生机盎然的绿，这是厚积成势啊。



东方之韵 杨成栋 吴思雨 摄